

永樂大典

卷七千二百三十
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八陽

堂名二十五

肅政堂

潮州三陽志廉訪司肅政堂記 皇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為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郡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因嶺南古百粵地廣寔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履至是而止岸海介開船通既具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鮫魚鹽以故殷給甲鄒郡然賈祿臨番農錯泗徐冠孽荐蠱獄行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責減租征惠安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曠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迺獄釋其枉若註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次墾銅鑄磔墨雜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廢幾哉昔人所謂海類鄒魯者於乎匹匹寸壤全歸版圖者持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通逃孰敢弗自獻以連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誌來者其詞曰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惟辟代天立法又民秉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天直指周建漢因彝典昭揭用禮體仁刑臣擗教戒越革異明目達聰授節方懸冰霜普肅以達陽春政庵情過惻瘼乃身熱貨滅公憐天怒神正己正人敢不循紀綱以振風俗呂渚致告執事敬慎咨詢是月己酉 經廷恭贊官朝散大夫余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鄒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佐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執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捧賀蘭普顏不華從并欽奉聖旨作新風惠來潮宣諭

惠政堂

元一統志在和州牙廳之西宋孝宗居青宮時天書此三字賜守臣胡昉

簡政堂

宋黃裳演山集簡政堂在事養源無他心持守得綱領施設從胃襟虛靜古意遠平易人情深光景塵不染悉付公

仁政堂

蘇州府志堂在小廳之東北寶祐六年趙與憲撤道酒庫始為之其後李鏞扁今名前守或以十玉及明月為

名皆莫傳遠元張子淵詩題即尹許具瞻仁政堂詩 郎官宰百里列宿昭穹昊自非操至公蒞此常遺逸王臣殊塞塞聖語斯謄謄所以冀流化答沃需臣鄰許侯兼純粹積學夙所珍一命倅州邑載命撫字勤膝絃膚遠擢居然宰東郭絃歌振庠序治教超等倫一堂雖云舊景象由茲新

草木足生意。鳥雀亦自馴。向非公明懷。功植為陶鈞。雲霓士民僕。雨澤桑
麻深。終年去炎燥。百里皆陽春。明壽鈞無私。細大同一仁。願持金石心。明
當贊經綸。作詩匪
勤政堂 元許有士詩題黃州烏監郡勤政堂
請陰下古存良規。二急因循事使壞。厚

養飽餘君試有素
敏政堂 溫州府志堂即府廳湯守進書扁左右
皆有耳房。撫州羅山志宋張李謨敏政

堂記 古者長邑之官曰尹公大夫。民之尊吏。若易為功。今選人用舉者
聽為令。已更秩。墜為縣。或律馬不聽。使古僅情輕。人益病其難。又始趨府
衙三日。吏挾一紙。以示縣。板帳錢若干。經總制。月措若干。趣如令乃止。既
視事。即治未。墨撥滑然。較計有無。不假。及民休戚。若事之當否。萬有一
專意民事。財賦輒不辦。吁亦難矣。崇仁張侯造官之初。余嘗持二說以問
侯曰。東帶臨民。敢不敬厥事。獨懼什無策。奈何。侯去而勉於職。決積平滯
訟。累百。步平恕。多愜服人意。民勸趨之。凡財用巨細。畧無闕。一日侯以
書至。曰。撫部五邑。多以檢健蒙恩。聲令吾邑。民樂輸其上。訟日少。貧寒驚
奮。若可與為善。邑近葺治。旁一室如道院。願得石與記。為父老雪耻可乎。
余曰。以今人病於邑。而侯來未久。能使民樂輸省訟。而興善。亦可謂敏於

政矣。子思子曰。人道敏政。君子齊心。服形。近在隱奧。爾民格化。捷於抱鼓。
因記其室為敏政堂。俾歸以刻諸石。庶幾來者與侯同志。猶有感於斯云。
侯名瀟。字仲清。以通直郎知縣事。廉靖自好。信惠而不煩。蓋優於謀邑者
也。淳熙七年孟秋月朔記。元同起。架庵集。抱鼓稱鳴。百里間。強能知畏。弱
知歡。一室後日人應。
和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興國軍滄浪亭之南
宋王質雪山集張氏和政堂記 聖

言該治道也。恣矣。其于析為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為
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
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
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
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
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
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
為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坤山甫無偏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後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於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是有容也。發強剛毅。是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源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為荆也。慈溫薰潤。如趙公行春令之於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蕭索。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慶也。谷而為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俯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於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目闔。夜則目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卧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為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為形。能柔能剛。欲散而為事。能寬能隘。故人之為天地之靈也。為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生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行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趣有正邪。則又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伴而移之。不動者其我也。安在耶。不遠哉。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而翁張

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無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周旋變化於寬隘剛柔之間。水火醜醜。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為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速。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堯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又詩集少陵佳句。題和政堂。呈使君。上帝高若降節朝。使君意氣凌霄霄。若江既與時濟會。一豁明主正贊陶。伯仲之間見伊呂。臨江節士安足數。欲傾東海洗乾坤。世人那得知其故。諸君何以答昇平。濟世宜引賢俊人。鳳聽龍馨未易識。不與八駿俱先鳴。回鞭却走見天子。光芒六合無泥滓。後漢今同喜再昌。丹青宛轉麒麟象。天時人事日相催。抑塞磊落之奇才。攬槍焚戟不敢動。五雲多處是三台。春來準擬開懷久。稍待秋風涼。春後夜騎天駟起。天河南極一星朝。北斗。次通守韻。題和政堂。提天高柳意堂堂。柳外山長水亦長。百尺水壺清徹底。一川雲錦爛生光。暫看屬玉搖波影。速駕麒麟入帝鄉。宣曲宜春驂驛路。上林風味薄少棠。宋王質

平政堂

宋王質

上林賦。少棠傑。諸。曰。代。春秋。某之。美者。少棠之。實。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九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為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潁湖為郭。其民與龜魚管瓜。惟若水歸。則獲其若。又與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人若小吏。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者若干。粟若干。諸當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趣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為也。而今為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為吏者。以職守為業。以官守為家。漢制間即所居之官為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渴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賜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於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辛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奔而他之也。使為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共理者。上不鄙為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為家者也。眾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斯為亨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又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

四

王侯高尚其事。此李夏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耋。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糝。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於此。則有所難於彼。益重可以為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緩之使安。離散者。斂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肆者。鈐之使戢。通滯者。整之使齊。彫弊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太平。惟其闡義理。明周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利。易不問嫩。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沒黜難於淮陽。而君易於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績。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畧。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我戾其巔。穹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趾。江湖未夷。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隰斯紅。萬聲一歡。往來憧憧。有晏斯居。晝律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沉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美其

陰無數遺矣。王十朋梅溪集性佛周君子。與地紀勝堂在
循良漢守臣。如今生堂上。端是政平人。龍州伴廳。范蜀

公司馬溫公嘗和龍州發判趙。寧海縣志堂在廳東。舊石
公衆詩。故司馬溫公像在焉。問政。嘉定十年。陳宗仁

建 **思政堂** 通州志紹興二十六年。郡守吳公嶽建。先名新堂。其後
准復前紫芝堂。殊亦軒豁。扁曰思政堂。據章績志堂在潛臺正廳西。史運

判彌念改築。存其舊名。蘇州志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朱翌建。隆興間
尤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沈揆改今名。仍自書扁。新志云。草堂。即舊東齋

高宗駐蹕時。燕射於此。紹興末。朱翌新此為天臨堂。未幾去任。故堂不果
名。自為記。文亦弗暇刻。後守乃名復齋。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廳後。曰思

政堂。東曰弦歌。西曰錦廳。皆王柏林士裕林得中所建。建康志堂在通
判西廳。乾道六年。潘恕建。好谿章謙為記。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

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適為涵湧。澎湃。崩也。木之落也。適為條暢。碩茂。基
也。斯軒之建。其殆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晦。西倅廳事之旁。忽有

圓林之尖。帥守臨視。人皆効力。旋即撲滅。而武庫燕處之室。已為煨燼。於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五

是鳩工聚財。戒期以鼎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興于中元節。
而畢於闋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落成。僕寔與焉。酒酣。或車屬

僕為記。且謂斯軒舊名台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弗獲。因念或車左右。郡
政。精力于職。今建斯軒。端為生財思索之地。必不專事宴樂也。聞諸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
自今。或車處於此。或為南郭之隱。凡或為茅容之厄。生終夜不寐。師仲尼

之訓。坐以待旦。以周公為法。則郡政庶其盡善。古所謂同流王化。不為虛
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者知營建之意云。或車潘其姓。想其名。端行其字。

九江人也。星源志宋袁甫思政堂記。婺源諸縣。今吾幾仲。既新縣廨。
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屬余為記。余聞之。良賢。有年少患羸疾。醫視其

色曰。此心思也。爾得無嗜書若思乎。曰。然。他醫勸爾者。思慮乎。曰。然。曰。爾
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以添一思也。爾第寬絀厥心。

勿勞爾神。勿挫爾精。志之所之。勿遏所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恬理融。
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已。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

夫俗吏之為政。遂利保。希寵榮。據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局鑄。率意妄行。
無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於義利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體國

乎則撫字虧愛民乎則催科極扶弱乎則巨室誇安人乎則下民咨守法乎則古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機易失勇性乎則多恣忌奸謀乎則聽言難信已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任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記慮者足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為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殺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為贖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艱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成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生未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則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瘳乎且夫喜怒哀樂緣思而起知喜怒哀樂之為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歡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勿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矣所擬議無適無莫矣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若則樊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嘉定十七年秋日勤時表甫記 朱眉山唐子西思政堂記 並嘉陵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閩中最高為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為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郭郭衝路制度宏遠儼然有大國之風絲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尚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

無石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間周疎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圃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性來無燕勞館橋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晉城侯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為一郡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方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尤覺蕭然無復氣榮公顧而嘆曰頭重足強項背不相副可乎微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歲某為閩中宰屢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為記某聞古人有言浴舍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今閩人以儉為俗久矣恐其流入於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歟是具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宋袁起巖東塘集題所書思政堂記後 後一百二十四年建安袁某來守是邦而堂與記石悉無存者豫南豐之文想上君之政慨然大息恨九京之不可作也脩修荒政弗敢從事土木莫還思政舊觀迺即中和堂之東偏飾使坐以存之既揭堂額又為書記文於屏間庶幾出入觀者無越思焉若夫建堂伐石以復故事則

有侯於來者。宋周少特詩思政堂夜坐。風月凄然。戲作二首。垣城惠然
來。排闥訪幽獨。裏面照幽素。意若憫無燭。清明非世安。可近不可漬。嗟余
久留滯。一作暮朋舊棄不錄。念此無情交。良夜肯虛辱。須臾昇轉權。別意
頗戚促。寒光躡虛空。樹杪見孤宿。風從竹陰來。意氣已不怙。城城亂翻
葉。稍稍自舉簾。造次陵主人。茲客固沾沾。滅燭勸歸寢。春言夜將淹。主人
落寒鄉。清時獨幽替。朝食尚不足。冬褐何由添。相存荷佳賜。會當待炎災。
邵陽志通判唐時思政堂詩。子存竊承知郡下車未幾。百廢具舉。乃作思
政堂於廳事之西。鄭子產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之意。朝夕於此專精
覃思。宜特為燕樂之地而已。特故喜其成。因賦古詩。邵陽府第之西。湖
山之東。耽耽大厦磨蒼穿。賢哉鄭侯為棟隆。朝夕思政於其中。取君子之
九思以謹行。取李于三思以盡忠。及思治道貴清靜。又効曾參舍孟公。之
子于歸。蔡百堵。已見豐年誅華黍。周公待旦復何為。贊贊宣王之復古。

演政堂

處州志。堂即府治正廳。行
中書省右丞馬悟書扁。

觀政堂

宣城志。淳祐辛
丑顏侯願仲。更

造改露香閣為觀政堂。屬南廳。郭倅夢得為之記。具載本末。仍移露香額
于虛舟荷之上。何洵志。堂在桐川堂之東北。舊名翟樓。淳熙十二年。郡守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七

趙亮夫建閣格二平。郡守今知樞密院事。薛極易此名。作詩云。野水瀾
茫春更多。文昌觀政意如何。了無慙色清相照。試聽當年襦袴歌。宋王贊
雪山集。觀政堂成。上黃少譽。曾中道德五千文。聊借高堂發妙音。背倚
飛樓遠占意。面臨止水正人心。新荷此際敷新葉。祥柳他年貯綠陰。但使
厨煙無太遠。時來分座伴孤斟。穎川丞相舊能名。傳到雲孫尚典刑。月
在登潭心共白。山圍宴坐眼同青。暫離方丈群仙侶。獨抱黃庭一卷經。十
頃玻璃能幾許。看公擊水渡南溟。周容續登懷錄。丙午人日。客長沙別駕
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虛橋幽篁。一徑曲穿。逶而南。官梅數
十株。如椒如菽。紅破白露。枝影扶疎。著屐蒼苔。石齒間。野興橫發。坐
命駕登定玉臺。亂相流入。簾山。相雲低昂。相波容與。興盡悲來。

安

政堂

邕州志。堂在
小教場之中。

拙政堂

宋朱晦庵集。拙政堂詩。驥足寧
同曳尾龜。青山終是費心期。陶公

歸去有餘樂。潘令閑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未
應三徑苦無資。明朝漫擁朱輪去。猿鶴咨嗟政爾為。問政堂
詩。為星子縣黃宰世高作。黃子儂故人。危子儂門生。向來同登款玉亭。
銀河洗面醉不醒。四年二子不見面。過眼光陰掣飛電。公晨忽得問政碑。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九九

黃子作堂危子詞危子筆力乃爾進黃子佳政不須問寄言二子各努力古人也是人作得

堂東舊名清風後有池為流觴之所宣和七年知州呂灝易今名建炎中廢

衛上將軍浙東宣慰使兼府尹洪模建延祐間總管忽辛重修六年趙總管鳳儀記刻石于廳壁間記曰總政堂者府治視事所也而名以總政

者古治國猶治絲然琴者整之散者一之總之義也夫彝倫綱紀禮樂刑章工作貢賦詞牒板籍不可殫舉何莫非政必有總之者國家恢斥區域

溫為浙左上路領二州二縣坐總政者有監有長有二佐相繼相續也相助相規也古今有異制而無異理也小大有異守而無異心也無群角也

無獨欺也領挈而表振也表正而影從也噫其總政之義歟故云猶治絲然堂始於至元庚辰距今四十年而興創顛末無一語以示厥後予以延祐丁巳冬來守詢吏民莫知所對作而曰是予責也已予聞自昔臨民之

地非壯麗無以昭等威非紀述無以垂悠遠稽於經春秋一門一臺之微必書年書時書月慎其事也况府治坐臨千里以總庶政達萬民者乎是宜書然而至今始克書者非予過也已是予責也已虞書曰同寅協恭和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八

哀哉又曰政事懋哉懋哉聞政堂宋李松齡集松齡伏承判府先生哉後之來者尚鑒茲哉

以自見謹成拙詩各一因以贊新榜落成之喜伏幸台覽先生歛經綸

著惟贊西方一朝去幕府委佩朝明光召見天殿晚占對何琅琅小試分

顧憂持麾未邊疆善政期必聞明訓思對揚朝夕懼有闕蕭然坐斯堂訟語亦已空燕寢疑清香他年報政歸從渠愛甘棠

堂與地紀勝堂在利州路總所參政王之望建取足食足兵民信之意

堂在崖州會判廳金王溥南先生集吏隱堂記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

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

或問焉母惠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為

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者

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

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

堂

與地紀勝堂在利州路總所參政王之望建取足食足兵民信之意

吏隱堂

方輿勝覽堂在龍州倅廳與地紀勝

堂

在崖州會判廳金王溥南先生集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

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

或問焉母惠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為

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者

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

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

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岩穴之下吠畝之中墜卜釋道何所不

三政

可隱而願隱于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請其為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渺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任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予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于踈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陸多警。羽檄交馳。使者勞于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隣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屬訟。任其刺史者。號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吾。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馬。其誰曰不可哉。趙象詩。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舍古意村村靜。吏來刑書日日閑。范景仁詩。花陰拂榻常教枕。月色侵門不下關。因緘君詩。想佳景。夜涼依約夢魂間。劉舜臣詩。事因地僻方知少。官得公餘始信閑。且喜詩同文史樂。不須身與利名關。司馬溫公詩。四望遠連萬壑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主適意即為樂。安用腰金鼎鼐間。與地紀勝昌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九

化軍吏隱堂。在郡治後。栽花蔣竹。疊石為山。有巖壑之趣。李註簡公詩。并序。潁川陳自厚。再領昌化郡符。所居堂隙隘不闢。一洗而新之。栽花蔣竹。累石為山。凜然有崑崙之趣。予為名曰吏隱。意欲不妨為吏。而有隱逸之風也。并賦長句云。海邦地僻少迎將。心逸身閑白晝長。騰欲哦詩追沈謝。不求名迹擬龔黃。旋移松石成雲壑。特引笙簫入醉鄉。吏散簾垂公事畢。清風一榻傲羲皇。胡銓詩。次李參政吏隱堂韻。為昌化守陳仲平題。公餘詩。老屢携將。物外高談味自長。省事清心追約隱。托花判月寫鵝黃。地偏不規。先生里。意野何如處士鄉。却咲商顏園與綺。苦於巖穴市高皇。微風稍披凍。芳萌亦吐林。百鳥感春陽。鈞翰弄其音。振策遵城曲。逍遙寫頌襟。愛此堂下石。青潤挺琅琳。中坳貯清泉。測之不盈簪。纖鱗候暖戲。寂歷自浮沉。默視潛忘慮。白日為移陰。人生本虛靜。垢濁無自侵。忽為外物牽。至性不可尋。於焉得所監。一先塵中心。張栻詩。吏隱堂為鄭參議題。平時谷口馳聲名。只今朝市心如水。司馬政成方外趣。官事莫能相料理。公堂卜築在人境。鐘阜孱顏是吾里。瑤林瓊樹風塵外。白雪陽春諷笑裏。花間有酒可逃禪。客至忘吾還隱几。便應詔登金馬門。樂此徜徉聊復爾。君王神聖相伊周。虎豹空山不可留。招我白雲二三士。彈冠徑出從公

遊。梅聖俞詩新堂生虛明。米悟遠隱吏。無乃隱非時。唯應宜可避。移花莫傷根。種竹不改翠。床中置素琴。亦見陶潛意。仲并詩李彦平寄題靜海吏隱堂二詩甚佳。因賦一篇。黃紬被底銜聲罷。永日庭閑訟不譁。茶上琴書延好客。江頭風月雜漁家。尚看葉令餘波在。正索騷人秀句誇。問道芙蓉紅萬朵。遙知不減浣溪花。少陵詩云。流花溪裏花應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元鎮詩。玉塵道遠岸葛中。鸞鏡寶瑟奉清樽。寄聲與問鸞行舊。何似栖栖金馬門。李桃甫詩。吏隱先尋一着高。盡輸酒聖與詩豪。若方無事同犀首。我縱有官如馬曹。把似啜茶看孟子。何如痛飲讀離騷。曾中磊落沈三執。情得麻姑瘁庭樓。

清隱堂

宋蘇東坡集銘。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既非彼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常一作是。不然董穎詩。寄題楊德辰清隱堂。借至游老人韻。楊郎丘壑尚。草堂脩竹林。去郭十里近。而無車馬音。鶴怨不應聞。鷗盟政爾尋。九峴蘭荃富。三徑蓬蒿深。窻間燕尾曲。聊答清風吟。芙蓉

彼白雲。出岫得無心。淵明既容膝。那復歷岷嶽。狂夫十年狂。客鬢異霜侵。因君發深省。杖藜合從今。寄傲有餘地。不妨成盍簪。唐教仁詩。一聞茅屋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

大隱堂

宋劉涓子集大隱堂記

賓容勝。半畝蔬園刺供厨。靜把舊書熏點勸。施沽美酒養疎愚。本擬放翁名。每柳翁人隱天。天隱道。天於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處天中則聞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為道。道故隱。凡大隱。做此。鐵柱黃石屋。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屋自朝至暮。引樓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如肆與市俱興。入夜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擾擾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為石崖也。今聞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猿鹿者。別跂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者。今吾日與之處。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孰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姓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足索矣。雖然。為石崖易。欲不為石崖難。勞其身以為人。而人安之。故曰為石崖易。一日關門靜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為石崖難。昔魏鄭公李郭侯。皆逃儒而入於老。故泥。若以老為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馬用文。今名室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惟不為木鶴。不為鷗客。不為金門侍詔。不為五符軍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即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

庸人。非方外故能識某屠某傭。甚至知其國兵符所在。與美人意中事。如指師材不辨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為大隱過計。遇祈孔賓呼勿去。妙道士米勿失。回道人共住勿怪。蘇過詩大隱堂為范氏西田題。范侯作園湖之隅。綠以脩竹。千芙蓉。鴨陂下。浸波浪。關其山西。指峰巒。孤有堂。翼然照通衢。路人尚憶華嚴居。華嚴初來理荒廢。希衣小艇披芙蓉。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懷忠宣及其子。遺愛何止屋上烏。小范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如蠹魚。肯為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疎。短綆又深爾自愚。行歌道上懸妻絮。坐令家無甌石儲。欲將大隱欺誰欺。人不吾以曷早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橋項終為山澤臞。宜來志。侯綬大隱堂詩。千峯美景真堪戀。一點靈源我自閑。居士不緣能解此。豈知深隱在松間。陳大任大隱堂詩。池面嫩荷初汎水。欄邊新笋欲齊簷。先生盡日論文飲。不覺斜陽已上簾。

堂

與地紀勝堂舊在惠州府淨名寺。今州學地也。蘇黃門性來其間。地其北還。邦人思之。名其堂曰台隱。

小隱堂

蘇州府志堂在城北。蘇人多游飲於此。蔣希魯有過葉道卿待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篠帽滄浪。下山居士無歸意。却借吳儂作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一

醉鄉。宋劉行簡詩。為徐次游通判題。遊藏得到中興日。賜詠仍陪小隱仙。曲徑盡欄春幾許。竹花人月四輝娟。一時藥籠君參朮。何事全家傍翠微。勿謂小山招不出。太平須要隱人歸。

屢隱堂

蒙隱集屢隱堂為楊元會賦。大隱何曾去市廛。人間真有造神仙。身閑已覺塵難染。心遠由來地自偏。何事遊方期汗漫。不妨酌月問輝娟。曾中丘壑可窺處。墨戲縱橫出渭川。

商隱堂

宋史秦繪

傳。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家有替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替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繪尤惡之。

隱堂

宋蘇邁詩。果為才子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屨。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為束帶人。眾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幅中

農隱堂

蘇州府志堂。龔昱立道所居。馬少尹教陶孫有詩曰。往聞大龔公。魚艾照靈壽。當時

他日銜茅去。執從肩輿。門生兒子後。詩書開似續。文采補耆舊。數椽上茅茨。基結構廣陋。壁間落寶璽。半是經濟手。坐令農隱堂。巖巖黃姑藪。我來雖未識。名下已奔奏。功名何足云。短插支字直。所憂飯吾牛。翁惡毛角瘦。木奴擅中洲。竹君食千畝。連車載長腰。橫網遮巨口。人生亦何須。不若巴清婦。特來食方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九

犬時去。鮭三九。常恐少微芒。深夜切奎斗。起家公不難。周漢須佐佑。敢請益治田。種秫多釀酒。歲晚滄州期。許結羊仲友。

書隱

堂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書隱堂記 蕭陽林泉生清源。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蕭。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

堂者。曰其父錄判君時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廡。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驩。願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沒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手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唯肝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九

十二

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傲誠者。豈常人之一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正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避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源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漁隱堂

宋陸放翁詩漁隱堂獨坐至夕斜倚筇杖岸幅巾

閉門久已謝知聞。中庭日正花無影。曲沼風生水有紋。三尺桐孫多靜寄。一樽玉瀝足幽欣。世間萬事都忘盡。惟向閑中集策勳。

竹隱

堂

宋陸放翁詩竹隱堂為韓運監題 郭下王孫今勝流。相逢三伏凍生秋。未嘗一日可無竹。似是前身王子猷。塵埃車馬日駸駸。誰解

從君一散襟。待我清秋有闕日。抱琴來寫萬龍吟。靜處知君解策勳。爐香裊裊起微雲。岸巾不挂尋青士。欵枕還應對墨君。

酒隱

堂

劉景文詩醉鄉王績比華胥。酒隱堂名意豈殊。五斗樂真何所累。一樽隨分亦其徒。高才未愧人知少。老句曾容客和無。塵事萬端君莫

問到頭。酩酊勝區區。

豹隱堂

劉放詩話趙少師初在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

熊非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後莫偕者。宋景文公集題連水軍豹隱堂并序。今趙集賢榮未榮之日。
嘗處于此。及登科。始以今名榜其堂。不五年集賢出守軍政。當年齋榻
豫章才。自領駟驂五馬回。庭下書筠多舊刻。檐間賀燕是重來。吟池墨父
行成留坐石。星殘欲偏苔。郡閣從今傳盛事。更留寒霧記高隈。宋元憲公
集昔日蒸青地。今茲坐嘯居。人瞻分虎出。庭記墮鱸餘。蕭墨齋猶寶。莊環
室舊虛。嘉名傳郡志。寧減武侯廬。梅聖俞詩題姑蘇豹隱堂。青山崔嵬
藏古基。文豹不見空斷碑。華堂重構猶隱霧。地今易主還好奇。欲邀明月
一夫飲。端娥將梅出海邊。谿邊少年意氣在。來往只借白鹿騎。自稱
山人具肴酒。酒酣請我留此辭。謫仙墳近何可問。當日無誅亦所疑。**霧**

隱堂

元一統志堂在富順州中巖。初趙丞相沂國公雄。謂中巖大士
嘗以夢告。明年舉于鄉。公為文以記之。有雲霄橫翔之語。後人

為建斯堂
因兵廢

谷隱堂

上饒志故尚書郎東萊呂丕問季升所居也。丕
問在中原時。其居名谷隱。後以榜自隨。及居玉

山縣之西。亦以是名其堂。其猶子若仁舍人嘗為賦詩云。汝州城南二十
里。栖畝山前足山水。老人中間谷隱堂。草屋疎簷對山起。南橫秀嶺右官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二十九

十三

道。想像此堂容。此老堂前茂林浮春煙。堂後池塘多白蓮。前池紅蓮開更
早。正與茂林相對好。開軒看蓮看不足。遠望少室如碧玉。如屏映此
堂。老人與世已相忘。胡馬揚塵不容駐。萬里奔波夫歸路。客舟不願生事
窘。所至有堂名谷隱。大榜灰飛小榜存。至今長在對衙門。澗上丈人骨已
冷。注云陳恬字叔易。號澗上丈人。谷隱大榜小榜皆陳所書。中原舊事
空銷魂。老人本是山中客。四海為家無住宅。家人清坐已忘貧。何曾更問
堂寬窄。宋李處權詩題呂季升谷隱堂兼寄居仁。羊野隱於耕。傅岩隱
於築。叔夜隱於鍛。若平隱於卜。四子隱不同。抗志俱超俗。夫君無所事。掃
迹隱於谷。優游以卒歲。燕居常慎獨。方寸湛若水。顏狀溫如玉。白壁無瑕
玷。幽蘭自芬馥。插架萬籤書。擁簷十挺竹。時乘夏月過。自伴微雲宿。蕭然
伏臘餘。尚不愧此屋。豈曰不願仕。可以速則速。富貴草頭露。榮華風中燭。
止止理圓明。知止乃不辱。小人無藉在。放浪謝羈束。葉平迫飢凍。強顏隱
於祿。晚食且徐行。冰重初易足。婆娑一丘壑。雅趣在松菊。平生喜文
字。終恨窘遺幅。碩間多種秫。迎寒釀已熟。更約阮仲容。清談夜更僕。**招**

隱堂

蘇州府志堂在畫錦坊。郡人胡元質給事所居。溪堂也。後有荷
堂曰雲錦。竹堂曰碧琳。東又有榭曰秀壑。水濱對立三石甚奇

佛乃鎮蜀時所構者。當時珍之。輿地記。勝堂在琅邪寺。殿南。唐標。揖二上人。命名。宋錢塘。韋驥。集小。蹊。迴石角。締構倚山腰。一片幽栖地。誰令便可招。許景衡詩。僧家樂幽獨。世路自塵埃。丈室何人到。重門盡日開。石泓泉滴澗。竹徑月徘徊。多謝相招意。江湖歸去來。永陽志。蒲執中招隱堂詩。

青林蔽蒼崖。白雲無遠近。懷隱堂。周邦彥詩。昔賢抱奇識。閱世猶鼠肝。深挈長軒冕。自謂山若有真隱人。何須待招隱。

林寬。至今仰高躅。凜若冰雪寒。夜侯坐少孤。久著聚鷓冠。辛勤取微鷓。屢費黃金丸。歸來長太息。依舊一瓢單。偶逢隱者谷。愛此高噴岬。結廬面絕壁。所幸一枝安。侯今未全老。每據伏波鞍。身不持長纆。取虜報縣官。功名事不磨。未可樂丘壑。嗟我如鷓鷯。蓋室寄葦蕩。謀居轉幽遠。欲把嚴陵竿。歸之環堵室。始覺生理難。

因侯有華構。彌起百憂端。邃隱堂。宋梅聖俞詩。大梁車馬地。塵土飛百尺。賢愚走其間。朝暮不見迹。北望天波門。垣垣宗室宅。宗室令王孫。愛書輕玉帛。華宇何深沈。但聞列國籍。劫房有窈窕。空自事眉顰。體胖生粹和。安在處嵩石。古來為善樂。豈以歌鍾適。

相隱堂。黃州府志。在黃州府黃陂縣治司理廳。龐莊敏公籍為郡司理。邦人建名曰相隱堂。其室宋端平兵鍾適。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四

粹隱堂。宋蘇子美集粹隱堂記。天之生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眾矣。必役之以人。然後

無所存。百工眾技。機智織造。海濱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傲乎其自

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泮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為。是生之而不

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

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峭之士。一不與

世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唯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為浮圖。往來京師

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

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知其聲牙不能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

過從。有不樂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為異眾之行。求棄于時。自置

其室為粹隱堂。雖在穠穠大眾之中。一室截然。斗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沒沒。以託其身。焉乎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梅聖俞詩。粹隱堂為儼上人題。十年不出戶。世事皆剗斲。時無車馬游。焚香坐讀書。有堂曰粹隱。惟見安且舒。心遠迹非遠。歲月速輪輿。寓目暫為賓。過者即為虛。若開是室。終日於此。若欲問昨日事。已

覺今日疎。明朝却視今。復與前何如。聊悟此中樂。猶觀濠上魚。**思隱堂** 太和縣志主簿廳在縣治之西。紹興二十三年。主簿

周世濟乃即故基創立。有思隱堂在廳後。乃趙蕃置。實謨閣直學士楊萬

里有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水。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

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展坎。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

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蒼玉搖綠雲。月稍風

葉最關身。勸渠不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志隱堂** 嘉木志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為織

造局宜春志堂在公清之左

自隱堂 元一統志堂在漳州名第山。唐周巨物有詩曰。意外卷藤

虎。通隱堂 宋王十朋詩次韻何憲題普池州通隱堂 朝市隱誠

好山林。通更嘉。出非專為水。去亦不期瓜。下惠何妨介。

東方未用夸。東方朔朝隱者也。進之作東方朔

通乎詩。快思更於李也。州知此道。無愧仲連家。**半隱堂** 宋劉政詩

一堂圖籍自陶冶。三選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

家。端看雅不煩屏當。佳設頗嘗成。出嗟唯我身。閑數來往。傲絃一泛。即生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五

進。縣隱堂 宋楊誠齋詩試問隱絲上何如。隱

詩寄題張令陽程希隱堂 每讀陶潛詩。令人忘世慮。潛本太尉孫。心遠

跡亦去。不希五斗粟。自種五株樹。曠然其山情。復起濠上趣。今時有若此。

我豈不懷慕。**子隱堂** 宋陳舜俞詩子隱堂為蕭寺題 東城蕭寺荒煙

內。底事旌旗與客來。六代豪華歸茂草。少年風節

有。高臺門前好鳥鳴。佳木。徑裏閑僧掃綠

苔。強為登臨一懷古。懦夫蕪句兩非才。**安隱堂** 宋梅聖俞詩巢

戀深。豈能自安。翔沫得其樂。達士遠紛華。於茲守中冥。堂前鳴松風。

堂後。鎮花藥。好鳥時一呼。澄明望寥廓。詩興猶不忘。禪心詎云著。所以得

自然。寧為萬緣縛。未能與之游。懷慕徒有作。**桂隱堂** 元劉時孫養吾集桂隱堂記 桂

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賸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

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

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得月者。有歎寒而願以為薪者。猶未

為堪。屋率帥也。自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斯文之造化者。三百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九

餘年廣寒之幻游。月影之彷彿。亦不能符人事。以谷特好。歡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殿。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杜陵。寒寒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恍然相於如世外。而後來清事。非梅不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強附於梅。若富貴者望塵而猶若泥。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得以遂其隱者。亦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兼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遊而水不足以飲牛。四時出而山不免為捷徑。龔主之蘭。或借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橋中之樂。終不得固帶而深根。而茲桂也。儼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賈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不與時葩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則誅歌。此桂寧能以名為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已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又種之。種之方未之孫枝。木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為王氏槐邪。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六

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耳。使謝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國朝危太朴詩為干越徐氏桂隱堂題。萬解山前石徑遙。草堂深窈遠塵囂。誅茅愛

爾成真隱。策桂何人賦。反招雨過雲連茅。樹暗秋清風引異。香飄道從更約。浮休子。指石萊。為仙。法。采得幽花浸滿瓢。

橘隱

堂

耶律鑄詩。橘隱堂為五湖別墅題。橘弟有客招醉隱。偷

儒隱

堂

延平志。府學教授。歷後。有堂。曰儒隱。取書堂隱相儒之意。禪隱堂。元耶律楚材詩。禪隱堂

蘇州城中。遊場過他方。歸休靜然堂。孤吟時有得。諸念若為

耕隱

堂

元王惲詩。耕隱堂為杜君美題。厭喧耻向市。朝君歸隱向城。舊草

種樹書。翠竹白沙村路。晚月明。幾駐故人車。

側隱堂

元梁隆吉詩。天地一生理。人心天

杏花十樹青。素藥為金瓶。將醫困子。為我瘵窮吟。

隱求堂

宋朱紫齋集。隱求堂記。君子

吾弗為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古人之所不與也。烏乎貴。君子不貴隱乎。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古人之所深取也。烏乎不貴。然則奈何。曰。天之生斯人也。必有出羣拔萃之士。為之標準。扶持綱常。雖久不廢。則人道立矣。當隱而隱。義也。素隱。亂倫。非義也。協於義。無愧於心。潛養之久。輝光之著。得於親炙者。有所則象。得於傳聞者。亦莫不興起。是我以一身為天下後世之標準也。其志顧不大哉。夫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求此志也。而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嗚呼。若夷齊之隱。真所謂求其志者矣。不食周粟。采薇首陽。知有大義而不知有吾身。昭昭乎日月之常明。浩浩乎河海之不竭。貪夫廉。懦夫立。而亂臣賊子不接迹於後世。繫誰之功。夷齊為之也。在春秋時。長且衆。濁接與。展門荷蓀之流。亦云高矣。而感。人動物。蔑乎無聞。不足以入於夷齊之域。夫子喟然興嘆曰。未見其人。或者傷今而思古歟。吾家之闢西塾。所以佚老也。吾衰且病。不復萌仕進意。思得幽閒清曠之處。徜徉其間。欲為而未果。甫遠承吾意而創為之。密邇吾廬。買地數畝。稍植花竹。以娛老懷。比為荷池。池上為屋數楹。頗有佳趣。余於是乎以隱求名之。無官守言責。而此身得以自由。不治生營利。而此心得以自逸。泉石煙霞。可嘉可玩。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七

殆有甚於圭組軒裳之可樂。而益得求吾之所志。庶其可乎。雖然。老病而歸休。以是自命可也。繼吾之後者。齒髮未衰。筋力猶壯。固宜捐軀以殉國。排難以救時。又何隱之云乎。曰。吾觀古人所以博大其器業者。未嘗汲汲於干進也。深藏而不露。潛珍以自怡。待已愈重。則求合愈難。人君致教盡禮。覲其肯就。不得已而起。濟世功名。胷中之緒。除爾時不我與。道不我屈。固窮獨善。為世標。豈非夷齊之所志歟。堯堯之年。此道此心也。感壯之時。亦此道此心也。其所當然。無有差別。是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明著于禮經。方當發矟之初。去就固已輕矣。人道大開。於是乎在。今吾隱求之名。蓋所以養其廉靖之節。而窒其貪進之心也。吾以是教諸子。諸子復以是教吾孫。源源相續。無有窮已。此所謂世家也。嗚呼。可不勉哉。或

梅

隱堂

臨川志。宋河吳極隱堂記。崇仁尉廳事之西。舊有亭曰梅隱。秘書郎夏旻斷碑可考。後更亭為堂。紹興丙子。林黃中衆作對。余以邑子。嘗蒙置酒登堂賦詩。歲久堂宇摧圯。慶元初。楊射于就其址。結茅為亭。四圍植梅。借寓兩意。似亦可喜。而猥隘且知。不堪領客。又久之。風雨

掃却芳連寢起無處容身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民最親昔人錄捧示威觀瞻亦當嚴肅堂上不養則部草不勝曠耘今踰伏苟且如是臨事亦有愧矣三衢許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謀之邑長訪之寓公得已成之材鳩工省費建為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扶環以兩廂大畧如私室之鎮密中一間則雅飾寬潔審令君方為扁梅隱堂三字還復其舊既可以從容受用又可以簡便留客餘力所及葺理中外之門增新闢武之場皆極整辦君方壯年小試才具每有能解况他日設施又有大於此者乎君以己巳之夏視事庚子之夏兩月辛未之夏兩月先後所建如前壬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真壁間末章得時得志活國活民林黃中無愧於斯言酌水獻花揚輝再舉故為記廢興之歲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也嘉定壬申四月中幹記

中隱堂

吳郡志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

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也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且春志張孝祥詩吾家中隱君才比禹耐泉短小精悍安一劔當雄邊去年柳州賦俯視衡嶽巔君從襄陽來孤忠作戈鏃談笑百雉安淨洗湖嶺烟謂當酬王勳金印如斗懸言歸遠如許此意誰為宣小隱即若山大隱即居廬夫君處其中政爾當留連豈晚有詔書喚君速朝天欲為中隱游更著三十年鮑同詩當年豈有免表意歲晚塵埃尚困予聞說龍江真可隱欲將餘日寄倦居問舍知君因欲還才高那得卧南山由來井井人爭汲却恐心閑身未閑梅聖俞詩中隱堂為張侍郎題疇昔人歸老於茲望白雲門高知後慶賓至誦先芬草樹中國秀衣冠舊里聞寧同江今宅寂寞向淮濱蘇東坡集月小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此五篇角名曰前地理志亦先尹舞十二其一曰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初城六年成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子日丁今感云城郭雖故人非古詩云山川良是昔人非鑿石清泉漱開門野鶴飛王日杜野鶴清渠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次曰此篇以古王君之祖自蜀而來長安也杜詩翻用寸心違徑轉如脩蟻披盡似伏螭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悅橫日運之石鼓詩嗟余好古生苦晚偷閑厭久勞王孫午歸隱塵土汗君袍次曰此篇以相王君之歸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酒一飲宜論貨。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李忠定公集不在山林不市朝。且將園吏當漁樵。桂花想見秋來盛。香滿西風取次飄。同翁士特小飲中隱堂。三伏炎蒸畫舸迴。蓬門聊復為君開。松篁蔭翳罇中綠。杖屨逍遙池上臺。小雨乍隨雲影散。好風還逐月光來。虛堂夜久羣鷗息。枕筆相從亦快哉。士特見和復次前韻。丘園命駕未應迴。三徑還同許謝開。盤谷粗能容蕙帳。釣天無復夢瑤臺。稚年尚憶嬉遊處。老境相從歸去來。幸有西山供醉眼。不妨吟望思悠哉。晁無咎詩大隱在塵市。小隱在山林。我今所卜居。不淺亦不深。出門見行人。閉戶聞幽禽。蘭皋聚國香。荀坡布地金。梅鳩弄清影。竹村結濃陰。耕雲晚糧潤。釣月夜鉤沉。南溪龜魚狎。北嶺松桂森。東園草茵展。西園苔蘚侵。垂楊拂綠徑。老木蔽高岑。危亭壓翠阜。小橋跨清潯。對梁紫燕語。隔葉黃鸝音。新堂敞軒檻。邃閣藏書琴。團樂聚少長。宴坐談古今。春氣着花卉。夏風清衣襟。冬雪圍紅爐。秋月鳴寒砧。四時各異趣。百指俱同心。中車驅犢行。酒尊呼童斟。浩歌坐中堂。細履成幽尋。意倦或隱几。身閑常擁衾。採蓮登芳舟。折花插華簪。但覺心休休。不知老駸駸。幸茲筋力壯。遂日圖登臨。趙抃詩動述無礙。靜性通。小松疎竹一堂風。憑山倚市何須問。不隱形骸只隱中。植杖焚香貝葉經。主人無事掩松扃。兀然隱几秋宵靜。雲在諸峯月在庭。元劉東忠詩中隱堂為費轉運題。萬事非中理。莫安在中能。隱見真閑。煙霞誰遣市朝外。海嶽自居天地間。玉鏡照人風定水。翠環侍坐雨晴山。一堂表裏皆通貫。四面交游任往還。宦業馨譽播國朝。老來日月合逍遙。勞心狡兔營三窟。醉眼冥鴻上九霄。城郭錦堂空社。巖山林茅屋太蕭條。惟公卜築為中隱。萬象迴旋認斗杓。元遺山詩智水仁山德有隣。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居賦。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總輪中隱士。典刑真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裏畫輪。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九

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